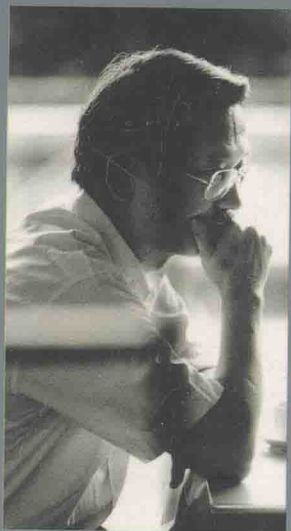


王文興

小說黑塗餘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37)

# 小說墨餘

王文興

洪範書店

洪範文學叢書 (297)

# 小說墨餘

著者：王文興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版：二〇〇二年七月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ISBN 957-974-225-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小說墨餘／王文興著.--初版.--臺北市；洪範，  
2002〔民 91〕

面； 公分.--（洪範文學叢書； 297）

ISBN 957-674-225-0（平裝）

848.6

91010407

## 序

士文

小說墨餘，實謂與小說不同的文類，或散文，或戲劇，厥無輕慢之意，猶詞曰詩餘，純言文類也者。今以卷內多為散文，願就散文一類略言之。

散文之成，非易事也，恐怕特別當注意兩點：1. 散文主要就是音樂，除了音樂，內容見識等等，已成次要。音樂，或亦謂風格可也。2. 散文又貴自然。自然者，如何，須要一點解釋，下文擬稍加解釋。總之，散文含一魂一魄，魂為音樂，魄為自然。

自然也者，首先，文義應如竹枝，須節節相生。我人多重修詞，自童蒙而至皓白，皆求文必通順，但往往顧此失彼，只求句內的文字通順，忘了句與句間亦當通順。致令西人嘗譏華人句皆 disjointed。此即字聯句不聯之病也。若文如竹枝，節節相生，則字聯句亦聯矣。

自然也，亦重即興之作。大凡散文，即興搖管，更見理想，水行坎止，想到那裏，寫到

那裏，猶如寫信一般，最是理想，無怪書信常為散文類中的最高成就也。

既應即興，則事先之詳盡計劃，恐曰不宜。意在筆先，先有個大略的規劃是可以的，但不宜繁複詳盡，過度設計，束手縛足，步步機巧，勢必斲其天然也。

天然也如此，自不宜改寫，文成而後，若一再改寫，自傷原初從容之儀也。

散文既貴音樂，貴自然，則創造已轉為次要矣。人讀散文，其樂主要源之於聆聽悅耳的音樂，餘最多亦來自目讀一二知見之言，故曰創造者也，若如美學上的創意，哲理上的創獻，或應轉求於詩歌，戲劇，小說諸別類也。賦性有別，類有異同，亦無可如何之世法也夫。

散文者，其為自然，當如是。

賦秉如此，散文似與書法極近相似。書法亦尚自然，其中字字相隨，行氣不斷，亦近竹枝節節相生之理。其即興而作，計劃不宜繁盡，下筆不再改修，亦皆散文篤求天然之道也。至若書法特貴風神，風神者，亦風格也者，此與散文之貴音樂（前文已及，音樂即風格）亦相合也者。散文與書法至近也與。

目次

序

波德萊爾印象 3

波德萊爾禮讚 13

波德萊爾仿譯七首暨序 17

《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中的宗教觀 35

談《附魔者》 49

人心唯危——評《沉靜的美國人》 55

《山居歲月》觀後 59

瑪格麗·杜哈的書和影 63

《益思集》序 69

無所為而為的散文 73

熊君散論集書前 75

潘女士散文集書前 81

推薦〈寂寞沙洲冷〉 85

《王文興的心靈世界》書後 87

《家變》韓文版序言 89

《家變》後序 91

漫話言淺意深的文學 95

蘇子瞻黃州赤壁三構合讀 117

也談費里尼——費里尼電影的新與舊

高里斯麥基的浪漫 145



導演和演員——舊片《馬蒂》析談 149

波蘭的英格瑪·柏格曼——評季士勞斯基的《十誠》

155

視覺至上——黑澤明的改變 165

現文憶舊 171

憶往 177

自傳 179

懷仲園 181

致友人 189

何懷碩的四幅畫 191

我看仕女圖——曾纓雲女士畫展書前 195

黛文的女性藝術 199

M和W 203

•



## 波德萊爾印象

這一篇前文，理該請胡品清教授搨管，胡教授研究波德萊爾有年，《巴黎的憂鬱》又譯得那樣之好，我呢，充其量只是波德萊爾的讀者，而且是不及格的讀者，因為我僅仰仗英譯，今天《聯合文學》徵召我，完全因為需稿孔急，在急如星火的時候，往往熟人比較不幸，我算《聯合文學》的熟人，只好啣命擔起這一項任務。

波德萊爾，據我看，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源脈。他不論詩也好，散文也好，都緊緊抓住人心的背面，即，背光的暗面，這一現象，比他同期的佛樓拜，莫泊桑，呈寫得更加強，更深入，的確比他們更能代表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大概就是個人，內心，主觀的挖掘。佛樓拜，莫泊桑也都挖掘過內心，但他們好像比較偏重人群，即使挖掘某一個人的內心，也是客觀地挖掘，非人物自己主觀的挖掘。在這一點上，波德萊爾和佛樓拜，莫泊桑，

是不一樣的。現代主義文學個人內心主觀的挖掘，是受到尼采，杜斯托也夫斯基，乃至以後的佛洛伊德，的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是杜斯托也夫斯基，佛洛伊德的文學，沒有錯，而波德萊爾就讓人覺得他就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佛洛伊德。

依照「個人，內心，主觀的挖掘」這一條線來探尋波德萊爾，詩歌方面，也許可以舉〈憂鬱〉作代表，散文詩方面（也是短篇小說吧），可以舉〈壞玻璃匠〉為代表。

我說過我不諳法文，波德萊爾的詩篇，我是依據英譯賞讀的。這當然有疑竇。英譯的詩可等於原作嗎？疑詰是合理的。許多的波德萊爾詩英譯，我不敢信賴，但，所幸，波德萊爾有許多故事性的詩篇，這類故事性濃厚的詩，讀來是確可以存真的，至少，讀來仍有一「感覺」，仗此方便的不只波德萊爾一人，普希金的詩，故事性的幾首，也有這一方便。在多首波德萊爾故事性濃厚的詩篇裏，我不妨提出〈憂鬱〉這一首，拿來解釋他的現代主義精神。

〈憂鬱〉一詩，如果代言地敘述，不如全首抄錄，因為全首也沒好長：

我像雨地的國王，富裕

但陽痿，年輕，但老態陰深

早厭小步舞的學習

鎮日無聊，養狗度日

什麼也沒興趣，射鏢，網球和放鷹，

人民吊死在宮前也無用

侏儒陰陽人的笑話

也打發不了漫夜的長時間

我的床變成了方矩的墓棺

就是宮裏的命婦，原就

國王隨時都是美男子，也沒辦法，

穿上最色情的衣裳，也提不起這骷髏架的興趣

即使鍊金的學士，也沒能夠

發明去滌毒質的藥水，

就是血洗京城，我們古羅馬的古傳統，

暴君暮年唯一的安慰，

也沒法暖上這一具冷屍，牠的

食物不是殷血，是地府忘河的綠液。

這首詩的英譯者是美國詩人勞勃·洛威爾（Robert Lowell）。洛威爾，未嚴格直譯，照他自己的意思，改寫成自由詩，但口吻獨特，文氣貫一，就算不看成是篇譯作，也是一篇相當好的獨立創作。總之，〈憂鬱〉的英譯，讀起來相當有「感覺」。這一首的中譯，讀來有沒有「感覺」，我就不知道了。我當然希望也有。因為筆者就是這一首的譯者。此譯約年前曾在《中外文學》發表過，現在改了一兩字，轉載於此。

〈憂鬱〉，讀起來，你知道，就像讀的是小說一樣。至少，像小說裏的一段獨白，一個角色的自我獨白。〈憂鬱〉的主角，應該說主角模擬的主角，想像的主角——想像的主角，也是「主角」了——是一個中古時期的荒君。這一首詩是他的獨白。模擬的這位荒君的獨白，充滿了多彩多姿的中古風格，是它動人的原因的一部份，但主要的部份，應該在於——「個人，內心，主觀的挖掘」。〈憂鬱〉所挖掘的，不只是這一個「荒君」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全人類，普遍面臨的問題：生命的索然乏味。一般的人都感覺到，但是富貴榮華，為所欲為的帝王，尤其感覺到，在饜足貪欲之後，特別感覺到。所以，為所欲為的荒君，是更有代表性的人類，是最極端的人例，他的索然無味，也是最富代表性的索然無味，最號極端的索然無味。具備這樣的代表性，此詩題旨的感受方能這麼強烈。令〈憂鬱〉成為

一篇探研「人世命運 (the human condition)」的好詩。

細讀這一首詩，也許你還可發現，一些細節的所在，尤能觸發臆想。如開頭的「雨地」兩字。綿連的雨季，替這一位國王提供了愁悶無聊的背景。「侏儒陰陽人的笑話」，指的是中古時代的宮廷小丑 (court jester)，當時沒有電視電影唱機的娛樂，一切「人工」，國王身邊日夜有一個小丑隨行，日夜插科打諢，為君王解悶，而丑角多為畸形怪狀的人物，以便天生具備天生的笑果。方矩墓棺的床，相信稍有失眠經驗的人，皆可體會此句所寫夜長失眠之苦。「國王隨時都是美男子」，此句讀時確實應加引號，宮中命婦諂媚國王的心中之語也。「忘河的綠液」，忘河即「立失河 (the Lethe)」，希臘神話陰府河流，傳人靈一沐此水，則前生萬事皆忘，「綠液」除指綠波外，亦有綠色毒液的隱意。

波德萊爾的短篇小說，〈壞玻璃匠〉，跟前詩頗有相近之處，它們都是一個人的獨白，而且二人幾乎是同一個人物，最尋常的稱呼就是：兩個瘋子；兩人瘋狂的原因也相同：都出於「生命的索然乏味」。這樣的瘋狂，也許就不是普通的瘋子了，這就另有深厚的意義，他們是存在主義式的瘋狂。

〈壞玻璃匠〉的故事很簡單，某人，這個我，應該是個頗有程度的都市人，某日，他脾氣不好，正聽到叫賣的聲音，就把一名玻璃匠叫到六樓來。他大概不喜歡這玻璃匠的一切，



尤其嫌惡他不賣彩色玻璃，猛推他下來後，再從六樓，以花盆砸碎他車上的所有玻璃。

這人的行爲，當然是魔鬼的行爲，重要的是，這樣的行爲並不特殊，讀畢這個故事，讓我們反省，使我們認識，這人心中潛伏的，終於爆發的惡魔行爲，無非是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潛伏的，只是尚未暴露的行爲。這個人，要說他壞，也真壞到極點了，他對於貧苦求生的老人，毫無一絲的同情，先就凌虐他，要他爬上高不可攀的六樓，然後再猛推他下樓，幾乎像謀殺犯一般猛推下去，這可憐的老人都絆了一跤，然後，一不做，二不休，再加花盆的猛力一投，讓這老人的全部家當，全部活計，破碎滿地。這人的虐待狂可以說前無古人，——亦惟其如此，我們纔能感受這惡毒的力量，這樣的誇張，加深，是波德萊爾藝術化的處理。尤其迷人的是，這個人的惡邪，是和美麗揉摻在一起。他說爲什麼要砸飛老人的玻璃，前，因爲老頭沒賣彩色玻璃，他只喜歡彩色玻璃，後，他沒明說，但大概是因爲他喜聽：「像水晶宮被雷擊時所發出的爆裂聲。」（胡品清譯文）。惡邪和美麗的摻揉，真沒有比這更浪漫的了。

我想起一個故事。我親耳聽到的一個真有的故事。我讀大二時，我有個外系的同學，他人非常好，性情慷慨，樂於助人，功課也好，總之，他樣樣遠比我要好，功課比我好，人品比我好（我相信是的），儀表比我好（別人也相信如此）。他有個女友（哎，這又比我好），